

·补白·

傅增湘、邓镕书籍交往之又一证

《文献》2005年第4期刊登张廷银《鉴书喻理与世事人情之相容兼得——介绍几则地方志藏书题记》一文,其中提到傅增湘和邓镕在鉴赏和收藏古籍方面的交往,现再补一条材料。

国家图书馆古籍馆所藏的一部《刘舍人遗集》(索书号:29589),原为傅增湘先生收藏,在该书的扉页处,有邓镕的一首题诗(题记):

锐(绵竹杨锐)哲(富顺陈崇哲)吴(名山吴之英)雄(德阳刘子雄)
(四君皆一黄之隼,壬午科以优行贡太学,时称“英雄锐哲”。李序称光绪十二年以优贡廷试,盖误记也。)并有名,文园瘠渴竟戕生。犹胜桂误伍文党,却累昌黎赋永贞。(刘舍人遗集,辛未灯节沅叔先生购于厂甸,借阅一过,为题数言归之,以存乡先生掌故云尔。)

成都邓镕(钤有“忍堪居士”朱方印)

这是邓镕在读过傅增湘所购藏的《刘舍人遗集》之后题的一首诗。其中,括号内的文字为其自作的注释。诗中所说的杨锐、刘子雄等人都是晚清四川的著名文士,杨锐还参加了著名的戊戌变法,是“戊戌六君子”之一,而刘子雄则曾任教于四川尊经书院,与王闿运、廖平等人交往较密。但他们不幸都短命而亡,所以诗中有“竟戕生”之叹。诗还借韩愈《永贞行》批评柳宗元改革之事,对杨锐等人的革新之举进行了辩解。邓镕借来傅增湘的藏书,仔细阅读,又在书上题写批语,然后归还原主人,这可见得他们二人之间的情谊,而且是藏书与阅书的君子情谊。

(朴子)

《金石录补》,而郑簠则马上心追手摹,居然“不失毫发”。

郑簠无疑是清初最为重要的完全出于书法目的之访碑者与碑刻拓片收藏者。访碑活动不仅使得他有机会多见碑刻(增加对碑刻文字的感性认识),而且可以精心而从容地摹拓(这在一定程度上保证了拓本的精良)。在大量的比较鉴别与心追手摹的基础上,郑簠形成了独特的关于汉碑书法的艺术观念。

作者单位:南京艺术学院艺术学研究所